

/ 凡人故事 /

小寨女人

□马金丽

五月里,朋友说孟津小寨果园的黄花苗特别多,去挖吧。好!去哪家果园呢?

一个黑衣黑裤的小个子女人站在果园地堰边,手攥铁锹,一只脚踏在铁锹肩上,低头呸呸往手心吐两口唾沫,两手对搓几下,半弯下腰,双肘向上,屁股一撅,一脚踩下去,腾起一阵灰,一锹黄土摞起来了。

听说我们找黄花苗,她呼啦啦蹦出一串:来吧,来吧,去俺地挖,果树底下多着哩!

女人的脸不是黑,而是那种风吹日晒的糙,人老珠不黄,眼睛透着精气神儿。她扭动身子,哗啦打开木栅门,黑狗汪汪迎上来,她作势要打:去一边,叫唤啥!主人开腔,狗也识趣,退到猪圈旁,摇着尾巴,戒备地瞪着我们。狗叫声惊醒了圈里的猪,它们跳起来嗷嗷叫。女人撩起衣襟从杏树下捡了一兜落果,扔进去,猪一哄而上,吃得香甜。

我养的猪全部吃菜吃粮吃水果,她骄傲地说。她的猪果然另类,细麻挑身段,有腰有屁股,线条很好,一身金钱豹皮草,猪嘴也比常见的品种长几公分,一抽脖子,叼住一只果子,摇着尾巴,咔嚓咔嚓吃得欢。

定一头,定一头,过年宰了吃!一行人指猪为誓。

好好好,给你们留一头。

几只鹅在果园里踱步,芦花鸡率领一群鸡娃在菜地里叽叽咕咕啄菜,另一组鸡婶鸡叔在麦秸堆上刨食,吃饱了的,又扑棱棱飞到果树上东家长西家短地唠嗑。

女人喜滋滋看一眼她的猪娃鸡娃,拨开杏枝,专挑个大色黄的杏揪下来,摞给众人。别看我的果子色相不好,口感好着哩!咬一口,果然甜,一行人吵吵走时要买一些。她摆摆手,不行,不行,日头出来再晒几天才能卖。

她从猪圈上抓几把剜铲,分给我们,再把我们领到黄花苗多的桃树下。

女人真能说。拿出手机让我们看她儿子,哪儿像母子啊,明明是明星嘛!她嘎嘎笑,是我儿子!上过武校,上过2008年奥运会,哈尔滨高校毕业,这会儿在上海一家健身会所当教练,他爹在上海建筑工地干活。爷儿俩都反对我承包果园,叫我随他们待在上海,我梗着脖子犟,今年又扩大了几十亩。我这样多自在啊。

成年一个人守着果园不孤单吗?

咋是一个人嘞,鸡飞狗跳,鹅叫猪闹,栽培嫁接,掐花打叉,收种买卖,一年到头忙着哩。说完,她又笑。收拾果树时请人帮忙给工钱,想吃肉就跟别人家换只鸡炖炖,自己养的下不去

手。果园、菜园全用有机肥,果子熟了,用邦德物流给儿子快递,快递费比果子还贵,可俺儿就喜欢吃家里的果。

儿子去上海应聘,她上网研究所有上海健身会所,地理位置、发展前途、上升空间、薪资待遇。儿子说,妈,你窝在果园里知道天下事啊!

女人拿来一打袋子,指着辣椒茄子西红柿,摘吧摘吧,随便摘。城里一家幼儿园的蔬菜水果都是咱供应的。

后备厢很快就塞满了,大家不好意思,说还要来,给女人带旧衣裤下地穿。女人感激地说中中,干活没好赖,穿不出啥景。

出了果园,又发现一家杏也不错,大伙买了许多。女人真实在,不然这些生意不成她的了?

夜里,我在微信里表示感谢。

她说,今天在地头一站,就遇见你们一群人,真是有缘。我问你在刷碗还是喂猪?她说躺在床上看叶檀财经。我哑然,叶檀是谁?她说是个财经专家,她最喜欢看叶檀论财经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电影票便宜,同学、朋友经常一起看电影。

那时电影票分成成人票、学生票和优惠票,不够一米一的儿童和退休老人免票,学校、企业或社团组织都会买优惠通票。学生票有五种颜色:粉红、浅绿、淡黄、深蓝,还有红色,粉色票最常见。

电影票便宜的两元,贵的五元,学校会在临近假期时发电票,是一元五连张的学生套票,看一场撕一张,看大片,就撕两张。

那时剧院设施远不如现在这么好,看电影的感受却令人印象深刻,似乎有好多情感因素在里面。

一个傍晚,我和同学去离学校不远的文化宫看成龙的《大醉拳》。《大醉拳》是大片,我只拿了一张学生票,无法入场,同学带的学生票也刚够

他入场。按规矩,我只能选择看另一场次的普通电影,可是同学一道来了,不一同进去又觉得不妥。就在为难之际,恰遇另一位同学,也来看这个片子,人家帮我把票补齐了。至今,我想起《大醉拳》,心里还会觉得温馨,因为有深深的友情在里面。

有一次,看完电影,走出影厅,外面已是漆黑一片。我从二楼下来,见一处落地绸布上有个缓慢移动的黑影,就伸出手一把抓过来,竟是一只麻雀。见我抓到一只活麻雀,同学们都围

过来看,不相信我还有这“本事”。徒手捉麻雀,这麻雀该不会受伤了吧?有同学猜疑。看着手里一双眼睛充满灵气的小伙伴,我真不想放它走,可为了打消同学们的猜疑,我也只有松开手。才一刹那,它就飞远了。

围观的同学们哇声一片,我既觉得可惜,又感到好笑。这场戏成了那部电影之后,同学们之间最热的话题。

十多年过去了,翻开当时的同学录,一张粉色的电影票票根依然在里面,旁边夹着一支羽毛,是那只麻雀留在我掌心的。

粉色电影票

□李俊杰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电影票便宜,同学、朋友经常一起看电影。

那时电影票分成成人票、学生票和优惠票,不够一米一的儿童和退休老人免票,学校、企业或社团组织都会买优惠通票。学生票有五种颜色:粉红、浅绿、淡黄、深蓝,还有红色,粉色票最常见。

电影票便宜的两元,贵的五元,学校会在临近假期时发电票,是一元五连张的学生套票,看一场撕一张,看大片,就撕两张。

那时剧院设施远不如现在这么好,看电影的感受却令人印象深刻,似乎有好多情感因素在里面。

一个傍晚,我和同学去离学校不远的文化宫看成龙的《大醉拳》。《大醉拳》是大片,我只拿了一张学生票,无法入场,同学带的学生票也刚够

他入场。按规矩,我只能选择看另一场次的普通电影,可是同学一道来了,不一同进去又觉得不妥。就在为难之际,恰遇另一位同学,也来看这个片子,人家帮我把票补齐了。至今,我想起《大醉拳》,心里还会觉得温馨,因为有深深的友情在里面。

有一次,看完电影,走出影厅,外面已是漆黑一片。我从二楼下来,见一处落地绸布上有个缓慢移动的黑影,就伸出手一把抓过来,竟是一只麻雀。见我抓到一只活麻雀,同学们都围

过来看,不相信我还有这“本事”。徒手捉麻雀,这麻雀该不会受伤了吧?有同学猜疑。看着手里一双眼睛充满灵气的小伙伴,我真不想放它走,可为了打消同学们的猜疑,我也只有松开手。才一刹那,它就飞远了。

围观的同学们哇声一片,我既觉得可惜,又感到好笑。这场戏成了那部电影之后,同学们之间最热的话题。

十多年过去了,翻开当时的同学录,一张粉色的电影票票根依然在里面,旁边夹着一支羽毛,是那只麻雀留在我掌心的。

/ 说古论今 /

醉卧曹操拴马槐

□孙勇

头重脚轻,左右飘摇。

我还是摔倒了,倒在官渡湿地里。一头体大如驴的梅花鹿从我身旁飘过,原来我是被一朵梅花撞倒的呀,你……还没等我发脾气,只见袁绍的大将军文丑骑马弯弓奔鹿而去,白鹭和水鸟四处哄散。远远望去,迎面被曹操官兵拦住去路正欲掉头的梅花鹿,踉踉跄跄,歪了几歪身体,轰然摔倒在曹操袁绍兵营的交界处。最终,袁绍的大将军文丑见曹洪兵众势强,眼睁睁瞅着曹军挑鹿于马背之上蹬草归去。我的身体被这场戏剧性的逐鹿场景激活了,酒醒了不少。耳边隐约听见曹操的欢笑声和袁绍的叹气声。鹿死谁手?作为当事人的曹洪和文丑也未必弄得清楚。

头脑是有些清醒了,乌云散去,官渡桥村与逐鹿营村,在阳光的怀抱里手拉着手肩并着肩,幸福得像一对孪生兄弟。

手扶曹操的拴马槐,我想站立,可是,天地又旋转起来,我不得不再次背靠拴马槐,这时,我发现自己两只脚光着,两只户外鞋一左一右躺在地上,一只口朝天一只口朝地。我左顾右盼,却找不到袜子。我想到了当年曹操听说许攸来拜赤脚出迎的场景,不至于吧,我就醉倚你拴马槐一晌的工夫,就收我一双袜子的费用,也太小气了吧。

曹操的拴马槐就生长在官渡桥村北头的田地里,老态龙钟的模样释放着槐中贵族的气质。它手里握着的那根拐杖,却青绿鲜活,应该是拴马槐的几十代子孙吧。

我还是没有找到来时穿着的纯棉时尚灰袜,光着脚丫子蹬上鞋,摇摇晃晃站立起来。这时,一股酒嗝向上涌,我心想,不能就这样便宜了曹操,他拿走我一双袜子,我得拿走他点儿什么东西,思来想去扒拉出曹操的《短歌行》,靠着拴马槐低声朗读起来: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,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?唯有杜康……”

官渡桥村民好客,酒,也烈。

头,倚着曹操的拴马槐,飘着蒜香的田野,甚至整个官渡古战场,不,那是整个宇宙,都以拴马槐为中心,天旋地转。是你吗,曹操?我已经看不清来是谁。

头重脚轻,左右飘摇。

是座寨门,门头没有悬挂牌匾。那是什么?从槐树林流动出来,黑压压一片向寨墙快速蔓延。你踩着我的脚了,怎么连声对不起也不说,你想干什么,我……嘿嘿,我知道,你手中掂着杖钺。

头重脚轻,左右飘摇。突然,喊杀声在我的天空里形成惊涛骇浪。眼瞅着曹寨高墙外雨后春笋般冒出一溜烽火台,我顿时醒悟,那是袁军要攻打曹寨,果然,弓箭手万箭齐发,曹寨顿时蜂窝一片。就在袁绍的将士击掌庆祝的时候,人头大的牟山石头雄狮般从曹寨跃墙飞出,撕咬袁绍的“烽火台”,只听得骨肉掏肝般的嘶喊,袁军败下首战。

那又是谁?绝非曹操,由远及近,与我擦肩而过,怎敢布衣空手入寨?

风不大,连我这醉酒之人没有觉察,曹寨的大门怎么就突然大开了呢?五千人马拽尘出画,没人西北的星夜里,我踮起脚尖手搭凉棚,好像是袁绍的鸟巢,星火乱窜……

你,咋回事,你没有看到这儿还躺着个人?哎哎哎,咋把马缰绳拴到了俺的脚脖子上呢。哎,别走,别走啊你。

田野的气息包裹着大蒜的味道,在我的酒嗝里行走。身体有些麻木,衣裳早被犁墙钻透,官渡桥村的土地湿漉漉。咋回事儿?眼前一下子风一样铺排出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、菖蒲、荷花,更远处,野草丛生,灌木成林。

